

威公公決定中午齊集下山，可是點查人數，却不見了二牛的踪影，威公公慌急萬分，他忘不了出發前幾天，春花還偷跑到他家含淚拜托他關照二牛的情景，追問同伴之下，才知道二牛單獨攜獵槍追跡野物去了。威公公立即齊合所有武器，率領壯漢十人，追入山叢尋覓。正爬到一斷崖處，隱約聞到一聲槍聲，威公公和隨往人員，不約而同地打了個照面，加緊朝上奔去。驀地，威公公突然止步了，只見他面色慘白，豆大的汗珠滾滾下滴，雙唇似乎顫抖，他大着舌條回身對大家：「有幾枝槍？」

「三枝槍和二支弓！」

「威公公，您老人家怎麼了？出事了嗎？」

「出事了，已經出事了！我聽見聲音了，快走！」

大家知道威公公的經驗豐富，他的話決沒有錯的，急忙趕上去緊緊跟隨着

不久，呼呼吼吼的聲響大家都聽到了，也更緊張了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一幅猛獸噬人的兇殘的畫面，立刻出現在大家眼簾，幾乎恐怖得軟癱了手脚。威公公這時倒反而沉着了，他輕輕命令三槍二弓同時對準目標射擊。

卒不及防的兇狠的大豹，在連中槍後，暴跳狂扎，淒厲慘叫，兩隻凸出的眼珠，射出可怖的吃人的兇光，但終于敵不住相繼而來的致命的射擊，牠倒下了，肚子急劇起伏着，大灘大灘的鮮血湧了出來，牠和被牠所殘害者的血交流在一起。

威公公老淚縱橫地就在這塊染血的黃土上安葬了二牛，他喃喃地：「二牛，但願我們每年都有一頭豹來奠祭你，我們所有的伙伴都是勇敢的！」

他們收拾好下山了，心情自然比較沉重些。二牛是他們這羣中勇猛的一員，勇猛得常常不顧一切後果的莽漢，如今已悄悄地安息在山叢間了。但同伴們並不因此沮喪，他們仍將繼續奮鬥，仍將繼續幹他們世代相傳不變的行業。

到了山脚下，半熟的豬肉腿已經開始腐爛，上面有些小白點在爬動了，他們大夥兒吃着平時令人作嘔的白蛆，以防瘟疫流行。

現在，他們差不多有兩星期的時間需要等待，所以常常跑到附近小村子購買些蔬菜白米。當他們看到別人忙碌的情形時，才知道年又快到了。年對他們似乎已平淡得毫無誘惑，因為自從他們年歲稍長，便年年就在這幾間破茅屋中度過新年，他們只能從童年時的回憶，去體會到年的情景。

威公公是最能逗人忘去憂悶的，在等待期中，他時常帶着青年人去村子喝喝米酒，和那里的老年人潦潦天，談談今年香菇的收成和行情。村子裏有位張姑娘最愛聽他的故事，也最喜歡跟香菇客攀談——尤其是那位叫做鄭小炳的客人，自她十六歲起，便年年和他相逢在酷寒的冬季，五年過去了，年年都是些刻



(五) 繁露

板平淡的對話。但自最近兩年起，她感到她特別偏愛冬，早在炎熱的夏天，便渴望冬季的降臨，這也許只有她自己才能理解。她時常把家中儲藏的香軟的薯乾分送給香菇客，她替鄭小炳縫補被荆棘拉破的舊棉襖，她替他挑出錘入手掌的尖刺，這些，都被旁觀者的威公公看在眼里，于是他試着探詢她母親的意思，可是……可是誰家的父母肯把女兒下嫁給遠地而來的香菇客呢？鄭小炳得知此事，他倒爽直地說：「威公公，咱們應該娶本村的姑娘才是，外地人有誰看得上我們呢？」

「可是我看得出她喜歡你，你也很喜歡她。香菇客不偷不盜，幹的是安份工作，為什麼不能娶外地姑娘呢？」威公公搖晃着光禿禿的大腦袋，有點大不以為然的樣子。

自這以後，威公公很少去村子閒坐，鄭小炳也不單獨去了，可是却把張姑娘給急壞了，成天苦愁着臉悶悶不樂，她喜歡鄭小炳，喜歡他那股爽快勁兒，但，母親明明已經暗示她：「我們家雖窮，決不能下嫁給香菇客，趕明兒（今後）年青青的做個小寡婦，再來怨我這個做娘的就遲了！」張姑娘只有眼淚往肚裏流，她絕不敢說：「媽，說什麼我也不會怨您的！」

算算採菇的日期快要到了，那正是奇寒的臘月中旬，威公公又率領他們上山了，留一小部份人留守山下，擔任燒

結工作。這吹上山除了必要的用品外，每人加撈幾隻一隻，這些篾簍，自然都將滿載而歸。

到了舊日工作地，大夥兒立即散了羣，仔細地檢查上一年辛勤的成果，只見每一條被砍的刀痕中，都冒出了美麗的，又小又白的傘形花菜，伸手一探，感到既厚且軟，香菇客的心底也像開出了花朵，大夥兒都樂開了。威公公銳利的眼睛向着滿山開放的小白花一掃，發出第一道命令：新貨（應該今年收穫的香菇）再等待一兩天，大家先搶收陳貨（數年前的老疤上所生長的意外收穫）要緊，否則要老了！于是數年前被砍過的老疤上所生長的的小香菇，不到半天工夫，全部被肅清了。這是次等貨，看上去又大又薄，周圍邊緣緣約起了一層荷葉邊，不過這是年年都有的意外收穫，有誰不高興呢？他們隨即派人先送下山去焙焙，以免腐爛。

香菇，這奇怪的菌類植物，樹身被人們砍裂得傷痕累累，但必須經過整整一年的日晒雨打，才肯在第二年的寒冬，冒着水霜，自裂縫間冉冉而上。可是它只要一且鑽出了頭，每天甚至當天早晚，都有顯著的不同，成長之速，令人驚奇萬分。在這要緊關頭，香菇客必須守候深山，靜等領頭人的命令去下手。過份大和過份小都不適宜，最美的標準，應該以張開的入口那樣大為上品，越不像摘花那樣隨便或大意，他們必須用手指平伸柄底，然後輕輕分指由根一夾才不致損壞，他們完全憑他們的經驗，憑他們古老的傳授。

(下接第二十五頁)

# 什麼叫做癆病

—之談溫[核結肺]



我國自古相傳有五大「絕症」——風、癆、氣、噎、膈！尤其「癆病」是會傳染的，更是令人膽寒！其實癆病、肺病都是「肺結核」病，完全是由於結核菌在人體肺臟裏寄生的後果！

肺結核和原子彈一樣的可怕，以十萬人計算，肺結核病人的死亡率，在美國有五十人，在日本達二百人。當然臺灣的情形不會比日本好，本省八百萬人口，照算每年就要死一萬五千人以上！全省真正在患肺結核的病人，據「防癆協會」的估計，不下於十六萬人。

## 結核菌的自述

我——結核菌——寄生在人類的身體上，不單在肺部，腸、淋巴腺、

腹膜、咽喉、腎臟和腦子裏都可能有我底踪跡。可憐的人類，從患病起就被我弄死，他們還不識我「廬山真面目」。

七十年前顯微鏡出現後，人類的眼界加寬，腦子也靈活起來，我才被照出原形。從此我底活動無形中受了很大的限制。

我是一隻細長而有點彎曲兩頭很圓的小棒狀細菌，長僅一或四μ(千分之一公分)，寬〇.二或〇.五μ。我的身體裏含有一種酸性物質，若從外面染上了顏色，就不容易用酸脫色，因此人們稱我做「嗜酸菌」，他們也利用這種特性，來查我的藏身所在地。

在地球上，我們同伴存在的數目恐怕多得無法計算。也是人類無聊，以我們喜歡寄生動物的不同，硬將我們分成三弟兄——人型、牛型和鳥型。小弟弟鳥型最不好漢，專門欺侮那些下等動物，老二牛型還算好，當然那能比得上我呢？我是專與「萬物之靈」的人打交道！

(上接第二十四頁「香菇客」)

好容易候到第三天清晨，朶朶美妙的香菇，披著晶亮的珠衫，迎着冬日朝陽，笑盈盈，赤裸裸地赫然現出它潔白豐滿的玉體，等待著栽培它，愛護它，守候它，依靠它的人兒的垂青。它們從不計較自己即將臨頭的惡運，每一年，它們都難逃避避慘酷的火刑，然後帶著枯黑，乾癟的劫後殘軀，成筐成篋的被推出市場拍賣，它們所得到的代價，只是一羣香菇客迸發自心底的歡笑，它們願為世界上一聲最真，最美的笑而犧牲自己。

冬季的採菇工作順利結束，不但收穫豐富，而且多屬於「上品」，香菇客喜得個個眉開眼笑的下山來了。現在，他們只需等待春天第二批的收穫便可回家鄉了。

過年了，風雨越來越緊，幾間破茅屋到處漏水，但大夥兒的心情是愉快的，一袋袋噴香焙乾的上等香菇，給了他們忍耐寂寞的勇氣，他們——每一個香菇客，都在打算帶些什麼回家，去博得父母妻兒的歡心。生活的情趣原是自己去找尋的，他們也買了幾隻雞，一大方塊豬肉，十斤米酒，一串小鞭炮，以作度年之樂。下午，大夥兒正忙著燒燒煮煮，張姑娘的大哥張老大，突然挑著兩小瓦罐的米酒，冒雨來到這偏僻的山脚下，這使大家很驚奇。戚公公立刻搶先迎了出去。張老大放下擔子，紅著臉：



「媽，說什麼我也不怨您的！」

戚公公，這是我媽叫我送來給您的！」  
「哎呀，真不敢當，要過年了又是下雨天你媽怎麼還叫你來呢？快進來烤個火息會兒罷！」戚公公急忙想幫他脫去蓑衣(棕蓑)。  
「不！戚公公，我馬上要走的。媽要我來告訴您，她說只要鄭小炳肯改行做別的小生意，就把我妹妹嫁給他，本錢，媽說她去想辦法！」

「什麼？要我改行？去叫你媽媽放一萬個心罷！老子寧願一輩子沒老婆也不要你的妹妹，有什麼希奇的？」鄭小炳一聽他要改行，氣得筆直衝了出來

「小炳，住

嘴！」戚公公喝止了他，轉身向驚惶失措的送酒人：「張老大，代我回去謝謝你媽的酒，明天一大早就我過來給大家拜年，這樁親事原是我一時開的玩笑，不必認真。告訴你媽，鄭小炳和我們所有的香菇客，世世代代都不可能改行的，我們村子上沒有一個男人不吃上山飯，我們那邊的姑娘個個都爭嫁給香菇客的。張老大，你懂得我的意思嗎？」戚公公拍拍他的肩膀放聲大笑，張老大茫然看著他，和站立在他背後的一群人，不覺奇怪妹妹為什麼硬要嫁給像這樣的男人？他向戚公公點點頭，又冒著細雨去了。  
黃昏，茅屋中間架起一堆乾柴，一會兒火光熊熊，映照出幾十張略帶酒意的健康的臉龐，他們圍火取暖，天上地下地無話不談，忘記了此身猶處深山下。(待續)